




木大小姐 逃婚记

MUDAXIAOJIE
TAOHUNJI

相府千金大玩抛绣球，
绝世“美女”众目夺魁，
这等荒唐之事，岂能不逃？

可木“小猴子”似乎永远逃不出段“如来”的手掌心，
逃来逃去还是逃进了圈套之中……

 梦涵 | 著 沈阳出版社

当才子佳人的伤春悲秋全线走跌时
江湖小资们的爆笑生活卷土而来！

甩开鼻涕眼泪纸，踢飞绝望忧郁的伪装

看木大小姐逃婚四人组如何笑动江湖！

彩虹堂·花蔻子系列第二季隆重登场，引领快乐阅读新风潮!!!

贰

RAINBOW GIRL 花蔻子



◆ 梦涵◎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大小姐逃婚记 / 梦涵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441-3731-7

I. 木… II. 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9738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6mm×235mm

印 张: 17.5

字 数: 361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雁 贺 旭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天 宇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3731-7

定 价: 24.80 元

联系电话: 024-62564920



CONTENTS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抛绣球 / 001 | 第十三章 风水轮流转 / 076 |
| 第二章 逃婚 / 006 | 第十四章 小把戏 / 083 |
| 第三章 冤家路窄 / 014 | 第十五章 被美女调戏 / 094 |
| 第四章 不明就理 / 017 | 第十六章 头顶上的一千两 / 100 |
| 第五章 报仇的代价 / 021 | 第十七章 找上门的未婚夫 / 113 |
| 第六章 太原之行 / 033 | 第十八章 落入池塘 / 118 |
| 第七章 花如玉 / 040 | 第十九章 热闹的院落 / 122 |
| 第八章 寻人 / 045 | 第二十章 蝴蝶姑娘 / 129 |
| 第九章 三步之遥 / 050 | 第二十一章 行酒令 / 134 |
| 第十章 剪不断,理还乱 / 054 | 第二十二章 转变 / 138 |
| 第十一章 牢房待遇 / 062 | 第二十三章 清静之地 / 144 |
| 第十二章 又被设计了 / 069 | 第二十四章 虚幻 / 148 |

第二十五章 显山露水 / 152

第二十六章 化险为夷 / 159

第二十七章 “刀疤脸”是他? / 164

第二十八章 原是女儿身 / 171

第二十九章 隐情 / 175

第三十章 烫手山芋 / 181

第三十一章 万古流芳 / 192

第三十二章 又玩失踪 / 196

第三十三章 苦不堪言 / 199

第三十四章 “小阎王” / 204

第三十五章 危险 / 209

第三十六章 朋友 / 214

第三十七章 安心的身影 / 218

第三十八章 转变 / 224

第三十九章 南诏重遇 / 233

第四十章 天下大乱 / 241

第四十一章 再接再厉 / 246

第四十二章 拨开云雾 / 252

第四十三章 做客 / 256

第四十四章 完美计划 / 261

第四十五章 猫铃铛 / 266

第四十六章 斗争一辈子 / 271



第一章
抛绣球

公元752年(大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春洛阳城东,一个红绸绣球被一支木箭贯穿着流星一般划过蔚蓝色天空,绣球经过的下方立即乱成一团——被踩倒时发出的痛呼声、叫骂声……更多的则是一连片“哦哦哦”的呐喊声,伴着呐喊声有几万双手伸向绣球飞过的方向。有些着了急且练过武的练家子已然试着在拥挤的人流中腾身跃起……

各位一看这场景就该明白了,这是在用绣球选亲。古代人们的思想也真奇怪,居然把女儿一生的幸福寄托在一个绣球上,以此举来为女儿寻找“如意”郎君!当然最后是“如意”还是“不如意”,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没多少记载。有记载且很出名的女子中有一个是《西游记》中的唐僧之母,先不说她后来所遭受的痛苦,只说她确是用绣球拣到了一个如意郎君。可那是神话故事,真实的情况还不知是怎么着呢!另一个出了名的则是王宝钏,她的绣球砸中了一个乞丐薛平贵,作为一个相府千金,不肯按父母之意而毁婚的结果是同家人决裂并和薛住进了寒窑。之后薛走了,她苦守寒窑十八年!直到薛发迹回来,却带着另一个妻子西凉玳瓏公主。于是乎二女共侍一夫,皆大欢喜!

真的皆大欢喜吗？这个看似团圆的结局真的就让王宝钏的内心里无一丝遗憾只有满心的欢愉吗？谁也没有真正问过王宝钏，也没谁关心此事。然而撇开男尊女卑、国为重家为轻等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不谈，大家摸着良心问问各自内心最深处，又有几位不为这位相府千金王宝钏的遭遇喊声屈！屈!!!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话说这位木大小姐，全名木子灵，乃洛阳第一大富商木甫原的小女，其上有两位兄长。大哥木子瑜为当朝文部(吏部)侍郎(注：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至德二载复旧)，他的前程相当看好；二哥木子瑾则随了父亲经商，木子瑾有胆有识，与其父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由此可想象木家今后的局面！像这样人家的小姐，自然有的是男人想娶——世道恒是如此，有多少女人梦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就有多少男人渴望能够鲤鱼跳龙门！不信大家问几个敢说真心话的男人试试。

再则，木大小姐又是个美人！所以，想要娶木大小姐的男人自然更多了，若他们肯排队的话，也许能从地球一直排到月球去！这么多人都集中到大小姐的招亲台下，那真是用热闹非凡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不信看看台下——锦衣华服的贵公子，有！幞头袍衫的读书人，有！短衣胡服的市井小民，有！就连衣衫褴褛的乞丐都有！洛阳城及至周边未有婚娶的绝大多数男人只怕都来碰运气了。

此刻，那红绣球已飞出来了，越飞越高。咦？居然是越飞越高？不要紧，这不，有几个人也腾身飞起来了，这使那些绝大部分没练过武而飞不起来的人眼红得不得了，一个个伸长了臂，恨不能变成有通天臂的猿猴才好。再有些不甘的还团结合作撮成了人梯——扯、拉、拽无所不用地要将那些跃起的人给弄下来。就在台下乱成一锅粥时，离招亲台十来丈远的梧桐树上坐着的一红裙女子已经巧巧地站起身来，如灵猫一般“飘”至树梢处，也不知怎的，那树梢承受了她身体重量后竟只略略向下弯了一些。女子用脚尖点了点枝梢，那树梢又向下弯了一点儿，俄而竟向上反弹回来，那女子借了这点儿反弹力道，像燕子一般飞出，张开双臂牢牢地接住直奔梧桐而来的绣球，而她美妙的身形在空中稍作停留后，就又缓缓下降，可并未降至地面，而是轻点了众人的头壳，有如蜻蜓点水，又若彩蝶戏花似



的往木大小姐的招亲台飞去，最后稳稳地落在了目瞪口呆的木大小姐身前，并让木大小姐在看清她的一瞬间“石化”。

此时台下不吵也不闹了，人梯亦没了，四周围静得能听到风吹柳枝发出的飒飒声。虽也有人想为那位红衣女子的曼妙轻功喝声彩，因为她“飞”的动作实在是太美妙了，可声音堵在嗓子眼处就是发不出来——几十年前，出了一个厉害的女人武则天，踩在大唐朝所有男人的头上做了神圣皇帝。男人们闹着、喊着、哭着，好不容易把她赶下台，这会儿竟出现个更更更离谱的女人踩过他们的脑袋，夺去了绣球，要和他们抢新娘！！他们能喝得出彩来吗？

红裙女子缓缓转过身来，举起手中的绣球面对台下道：“各位，承让了！如今绣球已在我手，大家可以回去了。”红裙女子的声音有点沙哑，可美女的声音越是沙哑就越让人觉得别有一番韵味。是的，红裙女子是个极富韵味的美女，不仅是个美女，还是个绝色美女，美得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两个形容词来形容她都嫌太寒酸，美得让她身后的木大小姐显得像个丑小鸭。

平日男人们若见到她，只怕七魂要丢掉六魄，眼迷心跳的话都不知如何说，可如今这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不仅抢着要做新郎，还振振有词地说：大家可以回去了？！！

“台上说话的这位小姐，你好像弄错了，这绣球可不是你能拿去玩的东西。”被眼前事实所刺激，最先还魂的一个男人冲着台上大声说。

“当然，”红裙女子从容不迫地从袖间取出一张告示道，“告示上都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木小姐愿与自红绣球抛出后碰触到的第一物结为连理，物——顾名思义，花草树木皆可称之，这不也就指明了不一定非得是男人，花草树木也可以成为木小姐的对象不是吗？既然连树木都可以成为结亲对象，女人当然也就可以！”

“我说女娃儿，少卖弄口舌！你还是乖乖回家生孩子比较好！”台下一壮汉粗声粗气地接口调笑道，“看你娇滴滴的样子，还是躺在男人怀——”可话到此处就戛然而止，当然不是他自愿的，而是不得不停——这人张大的嘴里已满是血水，一小截血红小舌尖随后被其“噗”地一声吐出来，击中了他前面男人的后背，又滚

落地面。男人暴突了双目盯着地上他自己恐怖的小舌，硬是不敢发作。

台下再次静下来，呼吸可闻。按理说，这应是红裙女子的杰作，可谁都不曾见她的手哪怕是手指有动过一下。如果不是她，就表示台下可能有那女子埋伏的刽子手，谁若说了不中听的话，只怕都逃不过那刽子手的毒手。胆小的人已经预备溜之大吉……

台上的木甫原终于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看了看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儿子，一身官服的木子瑜紧紧盯着红裙女子，木甫原无法从那张脸上揣测出大儿子的任何想法。倒是二儿子明快，早已牙根紧咬，额上青筋暴突，一瞧就知早已怒不可遏。而他也正频频望向父亲——有父在上，他只能隐忍了想要教训那女子的冲动。

木甫原站起身来，踱向红裙女子并朝她揖了揖手，客气地问道：“敢问小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尊上是……”

红裙女子见问，也不等他说完便道：“我是江南花如玉。”

花如玉——真是人如其名！可这个名字一被念出，却没引发木甫原相同哪怕类似的感叹，相反他的额头上竟然沁出细密的汗珠，可阳春三月的天气明明凉爽，清风阵阵……然而古怪的不只是他，就连他身后的木子瑜也面色微变，瞳人缩小；木子瑾则握紧双拳，骨关节发出咯咯的响声。

“您来此的目的是……”木甫原强作镇定地轻问，满心希望能得到另外的答案，不管是什么，都会比要让女儿……

“当然是娶亲。”花如玉眉也笑眼也笑地瞄着还在“石化”中的木大小姐。

木甫原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可悲，枉为洛阳首富，却连自己的爱女都保护不了。

木子瑜毅然转身面对台下抱拳向侧耳倾听他们谈话的众男儿道：“多谢各位，今日招亲会到此结束。”台下的人立时散去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仍站在原地不肯动，但谁也不敢再出声哄赶红裙女子下台，因为没人愿意和刚才那个男人一样突然变成残废。



木甫原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红裙女子也不推辞，当先步下台去，紧随其后的是木甫原和木子瑜，木子瑾打横抱了似真成了木头的妹妹也下去了，再接着走下台来的是各类亲眷、友人等一长排，可没人面上有喜庆之色，只如死了人一般。



* 第二章



逃婚



木夫人姜氏与董氏正悠闲地下着象棋，忽一个小丫头跌跌撞撞地跑来花厅慌慌张张语不成声地嚷嚷道：“不……不好了……夫人……二夫人……”

姜氏头也不抬地问：“惜晴，不要慌……慢慢说，哪里不好了？”

“小姐……小姐的夫君……”小丫头都快哭出来了。

木夫人姜氏不紧不慢地摇了摇玉指，让小丫头莫说话，转而抿嘴笑着面对面的二夫人董氏道：“你猜灵儿那绣球首先打中的是什么，会让惜晴如此难过？”

董氏举袖掩唇但笑不答。

姜氏嬉笑道：“不会是一只鸟吧？”

董氏摇头道：“那里人那么多，我看没一只鸟敢在那儿飞。”

姜氏点头道：“你说得对，说不定是一片梧桐叶，最大的可能就是招亲台对面的那棵梧桐树，你说对不对？呵呵——”

董氏亦笑道：“夫人明鉴，我也这样想呢。我对灵儿的箭术极有信心。”

说罢两位夫人相视一笑，姜氏补充道：“绣球落在哪里都行，只要不落在男人身上……”

惜晴睁大了圆溜溜的双眼瞅着她家两位言行古怪的夫人，却见她们全谈不上道，才用哭腔插话道：“夫人……不是梧桐……也不是男人……”

“管他呢……只要不是男人就好。将军！哈哈——”见赢了棋，姜夫人喜不自胜。

“夫人……是女人……”小丫头吸着鼻子说。

“女……”姜夫人的笑容凝结在脸上再也展不开，董氏错手打翻了棋盘，而后她们极有默契地一同跳起身向花厅外奔去，临行，姜夫人还不忘对惜晴怒吼一声：“怎么不早讲?!”

一句话把小丫头吼得泪水在眼里直转，委屈道：“我……我要讲……夫人……夫人你不是不让讲……吗？”可惜没人在听她的辩解，她呆了一呆就追着两位夫人背影去正厅。等她赶至大堂就见二夫人董氏已然晕了过去，大夫人则站在那里发抖——显然是气的。

可红裙大美人却仍脸不红心不跳地在面色苍白的木甫原面前道：“那么木老爷，不，岳父，三天后我就来迎娶小姐，请做好准备。”

“可这不合律法，不合规矩。”木甫原仍想作垂死挣扎。

“木老爷，令千金我要定了，所以不要作无谓的反对。”红裙大美人说罢转头也不回地又道，“那么木老爷，记住了，三天后……”接着就只见她双足向前迈了两步，明明只见迈了两步路而已，再眨眨眼，那红裙女子已然消失于众人眼前，徒留一室诡异……

惜晴情不自禁地有点崇拜这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了，要知道惜晴也是非常崇拜老爷和两位少爷的，可如今在这个大美人面前他们却连大气都不敢多出，那不就表示她绝对有其过人之处，是位极有本事的人！不然哪敢在老爷面前逞威风？女孩子往往喜欢极有本事的人——如果对方不是女子，惜晴会很愿意将之考虑为梦想对象。

官道上有两辆马车在飞快地前行着，为首一辆马车上的窗帘子被拉开，露出

一张粉嘟嘟极其可爱却生着气的俏脸。

“可恶的红裙女人！可恶的爹爹！可恶的哥哥！可恶！可恶！”说话的人正是木大小姐，她总算从“石化”的过程中“走”出来了。自红裙大美女一离开，木家当家的几个人就都聚集在木老爷的书房开大会，两个时辰后木老爷从书房走出径直去了女儿的闺房，先吩咐两个丫头给木大小姐穿戴一番，所谓穿戴其实是给她换上了男装，然后拉着她去后门，后门阶下早有两辆马车在等着他们。木老爷正要给他的宝贝女儿送上车，这位宝贝女儿终于清醒了，说：“我不去！可恶的女人，我不整得她满地找牙我就不姓木！”

“乖女儿，”木老爷道，“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你先去太原一阵子，相信爹，过不了多久爹就会去接你回来。”

“不要！”木大小姐不情愿地说道，“我想看看那女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你不听你爹的话，难道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木甫原指了指来到他们身后不远处一堆人中的木子瑜。木大小姐不怕她爹爹，却很有点怕她那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哥，闻言不由自主地伸了脖子瞄向哥哥，木子瑜适时发话道：“你不走也行，那花姑娘不过就是看中了你，想要你做老婆而已，只要咱们家老老实实在地嫁了你，这事也就完了。如何？”

“哥哥是大坏蛋！”木大小姐老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强烈的不满！

“再来又有另外好处呢。灵儿，也许会有哪位史官有兴趣为此记录一笔——洛阳木家小姐木子灵嫁一女子为妻，真乃千古奇事也！这样一来你不就是千古名人了吗？”木子瑜用不咸不淡的口吻接着说。

木大小姐却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大声抗议：“不！不要！我不要成为这样的千古名人！”

“好！给你两个选择：其一，立刻上车，去太原拜见柳管事，然后老老实实在那儿待一阵子；其二，嫁人——”木子瑜的“人”字刚出口，木大小姐就已跳到马车上去了。木子瑾看了真想笑，却又笑不出来——木家要多事了！接下来花如玉会如何对付他们呢？真是不敢想。



二夫人董氏一见女儿的马车远去，就昏了过去，惹得木家又是一团乱。说起来，木家也许算是自有人类以来难得的几例“全家总动员”集体支持女儿“逃婚”的人家（当然是风凉话，呵呵）。再说，当时有位史官听闻了此事，原有意要将其记入他所编纂的《天宝纪事之奇闻逸事录》内，可听了另一与木子瑜相善的官员一番话后就将其删了。何为？因那史官的那番话是：“记录它有何好处？后世看了只怕都道我大唐唯女人没男人了！女人都做女人的丈夫了，男人要来还有何用？如此还不让天下及后辈看轻我大唐男人？！再则，木子瑜可是当朝文部侍郎，你写了可就得罪他了！”

这位史官想了想后就将其删了。那官员的前段言词有作用，可也不及那句木子瑜是“文部侍郎”这四个字的作用大。文部是个什么地方？管官的衙门。除非他不想坐在这儿拿国家俸禄，想回家种红薯！更何况，史实之“不记录”与歪曲史实之间仍是有天壤之别的。总之，只要不歪曲史实，他还是位心安理得的“合格”史官。

此又是闲话，还是说正主儿木大小姐吧。

不情不愿地坐了马车直奔太原的木大小姐真是越想越气！眼珠转了几圈后，回首瞄向坐在车内暗处防贼似的盯着她的惜晴。

“你怎么不睡呀？”月色清明，窗帘儿又被打开来，所以可以看出木大小姐正冲她甜甜一笑，“很晚了呢。”

惜晴不由倒吸了口凉气，她太了解她家小姐了，每当这位大小姐肚里有鬼时都会笑得很甜，越有鬼就笑得越甜。

“我……我不……想睡……”不想睡才怪！临行前她和同来的惜墨就被二少爷叮嘱过要看好小姐，不让她自眼皮底下消失，哪怕一小会儿，还特别叮咛就算睡觉也得轮流睡，不然出了什么差错，唯她们是问。所以，想睡也不能睡，责任重大啊！

“你如果不想睡那咱们就来聊聊天。”木大小姐建议道。

提起聊天，惜晴就感兴趣了，长夜漫漫何时旦？而聊天不啻为打发时间的好

方式。

“好！聊什么？”惜晴问。

“你知不知道花如玉是什么人？”木大小姐问。

惜晴嘴张了张道：“小……小姐，论江湖经验惜晴还……还没有小姐多呢。小姐从前常跟着二公子走南闯北，可惜晴才出过几次门，数都数得过来。所以，小姐都不清楚的事情，惜晴怎么会知道呢？”

听到这话，木大小姐有些失望，即刻又起劲地说道：“不如咱们俩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然后去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身份、来历，你说好不好？”

“不！不要！”惜晴心头叫苦不迭，就知道看到小姐笑不会有好事发生，“你不听话，大公子就要将你嫁给花如玉，还要我也去当陪嫁小妾。呜……我们还是乖乖去太原吧，好小姐。”

“你太没志气了。”木大小姐有点不高兴。

“小姐，太原柳管事见识广博，他一定知道花如玉，不如去太原问问柳管事。”惜晴小心翼翼地建议。

“唉，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怎么这么倒霉？倒霉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呢？”说时，也斜了眼惶然不知所措的惜晴道，“算了……我再倒霉也没人肯同情我……罢了，罢了，还是去赶车大叔那儿透口气好了。”

“小……小姐……惜晴陪你……”惜晴战战地道。她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某种喊杀声，她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不用，不用。”木大小姐道，“那地方可坐不了三个人。再说了，也不是……”木大小姐还待再说些话来刺激这可怜的小丫头，好让小丫头答应协助她逃跑，却又不知不觉被远处隐隐传来的打杀声吸引去了心神，以至一会儿后扑到车头赶车大叔身边兴奋地道：“大叔，麻烦再快点儿！”

“哎。”赶车大叔闻言答应了一声。虽是行夜路，赶车的杨大叔心里也很踏实，木大小姐虽然武功平平（当然，当木大小姐的面谁也不敢这么说），可后面那辆车

里坐的四位大爷却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有那四位在身后，杨大叔遇到鬼都不会怕。因此他虽然明明听到喊杀声愈来愈近，却毫不在意，仍驱马直奔向前。

“惜晴——惜晴丫头！”才看到不远处正在缠斗的几抹暗影，木大小姐就在车头用她那高了八度的尖嗓唤道，“快！快拿了我的弓来！快！”

说起来，武术方面木大小姐也不一无是处，至少她也算有两样特长：一是弓拉得很好，二是暗器打得好。说来这两样也有相通之处，那都是要眼明手快。

惜晴听到木大小姐那兴奋的嗓音就慌，装模作样地乱找一气，心里根本不想拿出弓去让她的大小姐有机会惹是生非。可她装着乱搜的当儿不小心碰醒了熟睡的惜墨，惜墨迷迷糊糊地听到小姐让寻东西，便迷迷糊糊问了一声：“小姐，找什么？”

“弓！”木大小姐在车厢外应。惜墨人虽迷糊着，找起东西来却不含糊，翻了个身，就把惜晴手里的弓抢了递给木大小姐，听到小姐说了声“谢谢”顿时喜笑颜开，人也清醒了些，全不管惜晴刚才制止的动作和此刻给她的白眼球。

木大小姐已然弯弓搭箭，就在适才，借着明晃晃的月光，她已经看清了，是一群身着劲装的壮汉在围攻一位身着翠绿罗衫的女子——居然十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女流？！而那女子的动作亦已渐渐变得迟钝，显然是经过一番缠斗后体力透支了。木大小姐虽不是侠女，可也看不惯眼前的场景。而他们后面那辆马车也早已停了下来，里面四位高手都已走出罗列在木大小姐的马车边，他们素不喜欢管闲事，更何况他们的任务只是保护大小姐，所以都没有要上前去帮忙的意思，只在一旁冷冷地观战，可也没阻止大小姐弯弓，大概是瞧见那绿衫女子明摆着快要束手就擒，使得他们多多少少动了那么一点点恻隐之心。

只听“嗖”的一声，木大小姐的箭已如流星般射出，并极准地击中了一壮汉的肩部。壮汉闷哼了一声，差点栽倒在地。紧接着又是“嗖嗖嗖”的几声，与这响声连接着的则是连串的“啊呀啊呀”的男子惨叫声。就这样，一场热闹的打斗场面暂时停止，那群人都转过身来狠狠地望着木大小姐——木大小姐马车边的四名高手还是没动，甚至连眼皮都不曾多眨一下。

“什么人?!”他们中一位似领队的男人出列厉声喝问——看样子这群人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在荒山野岭处且这么晚了还会冒出要管他们闲事的人。

“路见不平的人!”木大小姐大声回答。车厢内正忐忑不安的两个小丫头听到小姐的声音,情知己方得了便宜,便一齐自马车帘后探出头来,欢喜不已。

“哼!”他们中一个人不怕死地飞身前来欲直击木大小姐,马车边四大高手中的左边一位向前跨出几步,手起刀落——那想袭击木大小姐的男子就应声倒在了地上——恐怕再也起不来了。壮汉们见状纷纷往后退去,也不知谁起的头,总之没一会儿就逃了个干净。

绿衫女子上前来向众人福了一福道:“多谢众位恩公相救,日后若有机会定当相报。敢问几位恩公名姓?”

“小姐,”木大小姐反问道,“你怎么这么晚了还在此地和那么多强人打斗呢?”

她不问还好,一问就听那女子哑了嗓子悲声道:“说来话长,恕小女子不便相告。”

女子既然说不便相告,木大小姐也不便再问,只好说:“既如此,那就不问了。对了,惜墨,先去扶小姐上车来吧。”这就是木大小姐的性格,只要她是好意的,也就不问对方是不是真有此需要,就一头热地帮助对方。

惜墨答应一声,正要下车,马车下的四大高手之一的吴靖忽然抬手道:“慢!”说罢,上前对那女子道:“姑娘,能不能抬起你的脸让在下看看?”

那女子虽有些诧异,可江湖儿女向来不拘礼节,倒也干脆地抬起头来。她长得虽有几分姿色,却也算平常。

“姑娘打哪来?这又是要去哪!”这人还不放心地问。

“我自北面忻州而来,要去洛阳寻一位亲戚,他是做陶器生意的,姓章名德。”那姑娘从容不迫地答着。

“哦,和我们是相反的方向呀?”木大小姐有点可惜地说。

“我和母亲在前一个市镇走失,如果公子肯行方便载我回去寻找娘亲,小